

接收苏联移交日本战犯前后(下) ◆ 董玉峰

“今天不理解,日后看到成果就理解了”

对战犯的优厚待遇,大部分干部、战士很不理解,想不通。他们当中,有的父母亲人被日本人杀害,有的被日本人的“三光政策”烧了房子,有的受过日本鬼子的毒打。于是,发生过战士打骂战犯,炊事班的同志不洗米、菜就下锅,理发员故意给他们搞点小动作的现象。他们说:“我们的抗战干部吃的还是粗粮,却给这些杀人犯吃小灶。”有的说:“日本鬼子把我们害苦了,我见了他们就有一股压制不住的复仇火焰。”还有人生气地说:“还要我天天侍候他们,我不干了!”坚决要求回部队去。有个干部甚至把枪交给孙所长,坚决要辞职。

孙明斋所长和其他领导就找这些同志一个个地谈心,说明党的政策,以及改造战犯的政治意义。战争犯罪不仅是某个人的原因,有它的历史社会原因。所领导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的论述,向大家说明中央实行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战略决策,今天大家不理解,日后看到成果的时候就会理解的。后来很多管理所的老同志看到“中归联”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,都深深体会到了当时中央决策的英明。

“是战犯,不是战俘”

将战犯稍事安顿之后,所领导安排俄文翻译曹岩华(后担任公安部边防局局长)、张梦头(伪满国务大臣张景惠的儿子,伪满时是我们的情报人员)把战犯969份档案翻译成中文,每份材料二三页。这些战犯在管理所仍暗中勾结,为了逃避罪责,一致提出他们不是战犯,是战俘。有的口头反映,有的书面报告,甚至搞抗议、绝食,和我们搞“合法斗争”。有的则按帝国主义的逻辑,狂言:“我们到中国来是搞日、满、中共共存共荣,是帮助你们反对其他列强。”“我们战败是犯了扩大战线的错误,但无疑日本是个强国,有朝一日还会东山

再起。”“大和民族自古就是优秀民族,你们不能随意处理我们。”“国际法规定战俘是遣送回国的,你们违反国际法。”陆军中将藤田茂更是嚣张,他面对孙所长说:“我要见毛泽东,你们给转达一下。”

孙所长说:“你有话和我讲好了。”

他气势汹汹地说:“我不和你谈。你们践踏国际法,战后你们就应该遣送战俘。”

针对这些战犯的嚣张气焰,孙所长义正词严地回答:“这里没有战俘,只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。”“你不要忘了,你就是战争罪犯的主谋之一。”“中国政府是代表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政府的政府,惩办战犯是我们的权利。”

针对战犯和战俘的问题,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,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,一方面要批判他们的罪行和帝国主义的论调,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国际法,要从法律上批判他们强调是战俘因而逃脱惩罚的幻想。第二次世界大战,是德、意、日法西斯发动的最野蛮的战争,几十个国家在战争中死亡5000多万人。1945年8月,苏、美、英、法四国签署了《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》,明文规定了罪行种类:一、反和平罪。策划、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……视为反和平罪。二、战争罪。违反战争法规定和惯例的战争行为,如杀害平民、奴役平民……杀害战俘……掠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,破坏城镇、农村……视为战争罪。三、反人道罪。战前或战争中,杀害平民,奴役驱逐和其他非人道主义的战争行为构成反人道罪。

我们将国际法的规定逐条向战犯宣讲,让他们座谈讨论并要求按个人的罪行对照检查自己。经过学习,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最先对自己的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,他比较懂法律。学了国际法后,我们把战犯集合在一起,让古海忠之给他们讲战犯和战俘的区别,动员他们检讨自己的战争罪行。他说: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国际法有了新的变



化。每个战胜国有权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,对我们的处罚权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“这对战犯们的震动很大,自此,战犯们再也不敢任意闹事了。”

“美国人究竟是朋友还是仇敌?”

朝鲜战争爆发后,战犯们又窃窃私语,喜形于色,盼望着美帝国主义来解救他们。有的人甚至在看守员面前大叫“我们强大的日本都打不过美国,你们更别想。美国人不久就会打过来”,等等。当时因为美帝国主义飞机不断袭扰我国丹东、沈阳等地,为了安全起见,东北公安部决定把战犯向黑龙江转移。

为此,我先和省公安厅的同志赴双城、阿城、呼兰和哈尔滨监狱等处查看,报经东北公安部批准,决定日本战犯押送到哈尔滨监狱,把伪满战犯押送到呼兰监狱。这时战犯更是议论纷纷,幻想日、蒋配合美帝国主义迅速打过来。有一个战犯叫鹿毛繁太,他在监号里大声喊叫:“日本天皇万岁!”监号里的战犯也

查工作时知道这个情况后,非常气愤。由于平时规定,管理人员不经上级批准不能处分他们,我这次经过准备,通过广播对战犯中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一个多钟头的批判。我讲了朝鲜战场的形势,说明经过几次战役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俘虏美、李(承晚)军一万多人。针对战犯们的出身,我说:“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国也死伤几百万人,绝大多数是工人、农民,这些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,可是战争中你们的天皇却搜刮人民的财富60多亿美元,日本的那些财阀和军阀们也大发横财,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呢?你们幻想和崇拜美帝国主义,你们幻想,是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炸了你们的广岛和长崎,死伤几十万人,美国还占领了你们的国家,日本成了美国的附庸,每年都要从日本人民身上搜刮供给他们多少亿元?日本妇女这几年仅私生子就有上万人。美国人究竟是你们的朋友还是仇敌?”最后,我宣布把鹿毛繁太关禁闭,令其认真反省,并在全体战犯中作检查。战犯们幻想美国人解救他们的美梦彻底破灭了。

1952年,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,我们又把战犯转押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,并开始对战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。材料由金源翻成日文,每天上午上课,下午学习讨论。主要内容有:“朝鲜战争形势”“满洲事变——八一五光复”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”,以及列宁的《论帝国主义》《社会发展史》等有关论著。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,这些课程对战犯很有吸引力,使他们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对外侵略的真相,以及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、因世界列强的矛盾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,等等。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日本天皇不是什么“神仙”,而是镇压人民的军国主义集团的总代表。

1954年,大区公安部撤销,我被调到公安部,战犯管理所的工作移交给了辽宁省公安厅。(摘自《纵横》2016年第6期)

细说孙中山家族

沈飞德



24.从尊重到敬重

1884年5月7日,卢慕贞在与年方19岁的孙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。因大哥孙眉的关系,孙家家境富裕,所以,婚礼办得相当热闹。结婚地点在孙中山老宅左边的一间新建平房,按当时的风俗,在家中正厅立了字架,立字为德明(沈按:孙中山幼名帝象,字德明,号日新),两旁对联为“长发其祥,五世其昌”,特别醒目,给贺喜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孙中山当时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中央书院(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,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)就读,他志向远大,没有像他大哥孙眉所希望的那样把结婚视作生活的藩篱。

后来远在檀香山的孙眉获悉弟弟还是在香港读书时入洗基督教,非常生气。他借口自己生意失败需要弟弟帮助,把孙中山召回檀香山。孙孙中山根本接受不了大哥的严厉斥责和管束,1885年4月与哥哥大吵一场后竟负气不辞而别回国。孙中山先回到故乡翠亨村,8月前往香港中央书院复学。

孙中山在1886年夏抱着“医亦救人之术”,放弃仕途和当传教士等职业,毅然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(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)。1887年,他又进入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书院(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)。他埋首书海,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与卢慕贞团聚,对过门后才认识的夫人,开始时夫妻的感情并不深厚。但孙中山赴檀香山后接受良好的西式教育,知书达理,每逢回乡,对言语不多的卢慕贞相敬如宾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孙中山对卢慕贞加深了了解,为她孝顺、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,渐生敬意。

卢慕贞自幼丧父,与寡母相依为命,长期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,深知作为一个女性结婚后该如何立身处世。由于家庭环境,作

为长女,她自小勤快,素以孝敬而闻名乡里,尤擅女红。在婚后的岁月中,尽管孙中山回乡并不多,但每次回家,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,连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于卢慕贞之手。

相传有一件事使孙中山为卢慕贞通情达理而深受感动,使他对妻子的感情从尊重转为敬重。据唐仕进先生在《孙中山元配卢慕贞的故事》一文中所记,有一次孙中山返乡,基督教一位牧师到翠亨村传教,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为尽地主之谊,热情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。和孙中山先生的大哥孙眉一样,他们父母也是一向极力反对儿子信奉基督教的,只是当年儿子远在香港,自作主张入教,实在是奈何不得他,但内心充满了对基督教的反感,甚至憎恶。如今,他们见儿子把基督教牧师接到家中居住,马上流露出不满之情。读书不多、恪守传统的卢慕贞,虽然对基督教谈不上了解,更无好感可言,但她知道丈夫是位信教的人,早在她结婚时,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牧师喜嘉理,曾到翠亨村道贺,居数日而去。这回,卢慕贞见公婆面有愠色,想到牧师是丈夫请来的客人,应以礼相待,就百般劝慰公婆,对牧师热情招待。当牧师离去时,对卢慕贞的热情好客赞不绝口。

最令孙中山感动的是,1888年春,父亲孙达成病重至逝世那段日子里,他和大哥返乡探望父亲,亲眼看到卢慕贞在父亲病榻前,寸步不离,亲奉汤药。应当说,卢慕贞与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的相互了解,夫妻感情渐生,日见和睦。

1891年10月20日,两人结婚七年后,儿子孙科在翠亨村诞生。

1892年7月,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从香港西书院毕业。同年,由他设计的新居落成(即现在的孙中山故居),卢慕贞搬回入门左边的房间居住。这段时期,孙中山在澳门、石岐、广州行医,经常回家。据孙科在《八十述略》中说:“我出生的第二年,国父在澳门开了一家中西药局,执业行医,所以我就跟母亲搬到澳门与父亲同住。不久之后,又迁居香港。”1894年,长女孙蕤在翠亨村出生。这几年,卢慕贞随收入颇丰的丈夫生活,是她一生中生活最富裕、安定的时期。

26.留学日本

嘉毅凭着在北京突击培训的日文和不错的英文,找到了学校提供的国际交流会馆,已是傍晚了。国际交流会馆是新造在坡上的一栋五层楼的楼房,专门提供给新来的外国留学生的宿舍,内部条件还不错,一人一间,配备床和其他必备的家具,还有电话,房间外有公共的厨卫,价格低廉,象征性地收取管理费。但限制条件是不论来自哪个国家的留学生,每人只能住一年,住满一年无条件迁出。

嘉毅出了会馆,兜里揣着用予兴给的一千美元换来的日币,在暮色中沿着来的街道溜达,寻找吃饭的地方。看见前面不远处一家很旧的店面门口挂着蓝底白字“中华料理”的帘幕,每一个字占着一片帘幕,给人温馨的感觉。他决定就进这家料理店试试。

拉开木制的移门,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式,里面全部铺着榻榻米,完全没有上海饭店的样子。站在柜台里的一个女人立刻热情地招呼着“欢迎光临”,示意他请上榻榻米。其实,这家小店并不是什么正宗的中餐馆,只不过在提供的菜肴里夹杂着几个日本人常吃的中国菜而已。店内的格局完全是日本家庭式餐馆的样子,白天供应饭菜主食,晚上兼营喝酒。

日本的学士以上的教育基本上采用导师制,如果是外国留学生的,则可套用日本的有关外国留学生特别处置办法,录取与否,是否授予学位基本取决于导师或指导教授对学生的评价。沈嘉毅的学历情况和证明学术能力的材料包括他编著的《简述西方经济学》和在校研究生退学证明等材料。第二天,嘉毅在和指导教师石塚先生第一次见面时,石塚先生拿出那本薄薄的《简述西方经济学》翻了翻,抬头说:“没想到你这么年轻。”

石塚先生是第一次接受外国留学生,他详细地告诉嘉毅:学校的硕士入学需要准备一篇论文作为考试,题目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领域,可以用日文或者英文,入学之前可以自由选一些课旁听。嘉毅从老师又回到了学生,这个考试对他来讲根本不成问题。他当即就有了对应的办法,准备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

文翻译成日文或者英文,只需在翻译时动点小脑筋就可以了。

从指导教师那里出来,嘉毅得到了一位辅导员和研究室的一个坐席。嘉毅的辅导员叫仓岛,他比嘉毅大两岁,也是石塚教授的学生,正在读博士课程。研究室的坐席每位研究生都有。仓岛把嘉毅引到一个空的位子旁,说是他今后的坐席。他还为嘉毅介绍了研究室的另外三位同学的情况,两个是硕士在读,此时都不在研究室里,只有叫田田的在,他是学当代国际政治的,博士生毕业已经几年了,还在继续做课题。

从研究室出来,他不知不觉又来到了那家中华料理店。这次他在小店坐到了很晚才回宿舍,还知道了那女人的名字叫惠子。这家小店只有她和父亲两个人在打理。

不知何时起,惠子开始关心中国的事情了。有天在晚餐空隙,她指着一本电影杂志上的中国电影广告,问嘉毅看过《芙蓉镇》电影吗?嘉毅知道芙蓉镇的基本情节,但担心用日文说不清楚,为了省事便没说看过。她提议明天带他去看。

翌日下午,他们从新桥的电影院出来,嘉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惠子解释了故事的时代背景,可她还是不理解。

他们无意间走到东京街头无处不在的扒金宫游戏机房门前。惠子问他玩过扒金宫吗?嘉毅说没有,于是她拉着嘉毅并排坐在扒金宫游戏机前,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操作。其实游戏需要的动作并不多,只是不断地拉手柄发射钢珠,接下来就是看着钢珠任意上升任意落下,如果落到可以开奖的洞内,游戏机顶上的彩灯会亮,还会发出悦耳的音乐。

不一会儿,惠子玩的那台游戏机顶上的彩灯果然亮了起来,她开心地朝嘉毅做了一个赢的手势。嘉毅见惠子正玩得兴头上,无奈只能继续把不多的钢珠打完,心想打完手中的钢珠也不再加钱买了,准备就此结束扒金宫游戏。正在这时,突然听到游戏机发出悦耳的音乐,机器下面的出口涌出大量的钢珠。他看见惠子正朝自己的方向在看,还做了赢的手势。他们赢钱了,都很兴奋。

七九届高中生

宋坚雷

